

北美媒介环境学派：范式、理论及反思

商娜红¹ 刘 婷²

(1. 广西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2.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 408100)

【摘要】作为传播学第三大学派的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崛起发展至今已逾四十年。本文将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出发,以技术和媒介为维度,通过梳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先驱及三代代表人物——刘易斯·芒福德、雅克·艾吕尔、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茨八位媒介环境学者的思想来管窥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理论,描绘学派内部的代际传承关系。同时,本文还将对其理论范式进行反思,探究其发展方向。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派; 技术/媒介; 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崛起,为新世纪传播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媒介环境学开创了以研究媒介/技术为视角的生态学研究范式,将媒介视为环境,研究生存在其中的人与环境的互动共生关系。媒介环境学吸收了生态学和系统论的理念,追求媒介/技术、人、环境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

本文将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出发,以技术、媒介两维度解读媒介环境学派八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勾勒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更为重要的是,本文还将深入挖掘此学派内的代际传承关系,总结其核心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媒介环境学派的去向。

一、以技术/媒介为研究范式的媒介环境学派

崛起于北美的媒介环境学派也被称为媒介技术学派。根据Lance Strate在“A Media Ecology Review”一文中的介绍,媒介环境学的创立源于两个生物学的隐喻。^[1]它孕育于上世纪声势浩大的社会生态运动中,吸收和借鉴了生态学的理念和思维,“用生态学的路子去理解媒介和技术^[2]”与传统的媒介研究不同,媒介环境学派关注的是技术/媒介形式。在内容泛滥和可见的现实下,技术/媒介形式往往遭人忽视。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实际上,恰好是技术/媒介的形式决定了内容,在具有隐匿性的技术/媒介形式之下隐含了更为深刻的命题。它所关注的是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们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观,人们与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3]它的兴趣不仅仅是简单地关注媒介,媒介环境学者的兴趣在于研究传播媒介、传播技术、传播方式、传播过程和人的感觉、思维、价值、行为之间的互动。^[4]……简而言之,媒介环境学研究作为环境的媒介。

【作者简介】商娜红(1969-)女,广西大学副校长,新闻学博士、教授
刘 婷(1988-)女,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

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不仅仅只是一种物质形式，还是一种环境。每一种媒介都有不同的感知偏向、符号形式，因此，它研究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单一的媒介环境或多重交叠的媒介环境，理解作为媒介的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媒介环境具有隐匿性，只有在新旧环境交替时，人们才能对其进行理解。

媒介环境学有三个互相联系的理论命题：其一是媒介环境学派假定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即其主张媒介偏向论。其二是其认为每一种媒介独特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都带有一套偏向。其三是媒介环境学进一步假设，传播结束促成的各种心理或感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结果，往往和传播技术固有的偏向有关。^[5]此外，媒介环境学派还有一个核心的范式内容即探析传播媒介的变化如何促进文化里根本的、大规模的或生态的变化。^[6]它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每一段媒介史^[7]中占主导地位的媒介与文化、社会等之间的关系，开创了媒介历史研究的新范式。

人文主义是媒介环境学派的终极学术关怀。媒介环境学派的创始人尼尔·波斯曼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的第一次大会上以“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为题作主题演讲时便详细阐述了媒介环境学派的人文主义关怀和理念，并提出了判断媒介是否有助于人性化进步的四个问题^[8]。这篇文章奠定了媒介环境学派的人文主义研究视野和人道主义道德关怀的学术宗旨。后继的媒介环境学者继承并秉承了这一精神内核。

二、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思想梳理

媒介环境学派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三代人。下文将从技术观和媒介观两个维度出发，分析八位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勾勒出一副清晰的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地图，管窥媒介环境学的理论。

刘易斯·芒福德和雅克·艾吕尔被誉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先驱和奠基人。他们的技术哲学思想影响了几代媒介环境学人。考察技术对人的影响、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媒介环境学重要的研究议题。技术观是媒介环境学人不能回避的思想，因为传播媒介本身具有技术的属性，同时它又是有着特殊属性的技术。因此，要讨论媒介对人的影响，必须先阐述技术和人两者的关系。刘易斯·芒福德指出技术的起源是早期人类心理能量冗余的结果，他认为技术是人类机体的延伸。他将技术作为考量的首要因素，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是声带技术时期、古生代技术时期和新生代技术时期。同时，他还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将技术划分为身体技术、社会技术、自然技术，以生活为中心/以机械为中心的技术或多远的技术/单一的技术，极权技术和民主技术。他勾勒了技术与人关系演变的过程：早期技术本以生活为中心，且与文化和谐共生，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所带来的“进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追求效率、追求数量成为终极目的。人们开始盲目崇拜技术带来的“进步”，将机器神话化。人的地位被贬低，技术不再以人为中心，相反，人以机器为中心进行机械化劳动，在此过程人逐渐被机械化。雅克·艾吕尔的“技术自主论”影响了一些媒介环境学者。他认为技术具有某种“外在独立性”，而这种性质是人无法控制和干涉的。技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环境，并代替了旧的环境。他的技术环境论影响了整个媒介环境学派，并逐渐演变成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理论：媒介环境论。

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是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他们开创了媒介环境学派之多伦多学派，被誉为“多伦多学派的双星”。学习政治经济学出身的伊尼斯从历史的宏观角度从横向和纵向考察了人类历史文明和媒介之间的生态式关系。他的媒介史划分涵盖了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综合了记录的物质载体、工具和符号三种因素，详细地将人类历史细分为9个时期，影响了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史研究。伊尼斯最为核心的媒介理论即媒介的时空偏向论认为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时间的或空间的偏向，不同的文明亦有时间的或空间的偏向，而单一偏向的文明隐藏着或此或彼的危机，现代西方文明便是如此。值得指出的是，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不仅包

括媒介的时空偏向，还包涵了媒介的集中化或非集中化偏向。这一偏向理论影响了麦克卢汉及后继的媒介环境学者，成为媒介环境学的核心理论命题之一。作为媒介研究的直观洞察者的麦克卢汉提出了“media ecology”这一名称，成为媒介环境学派影响最大的学者。麦氏的媒介理论丰富深厚，他继承了芒福德的技术观点，指出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他受伊尼斯的影响和启发，提出了媒介的感官偏向和冷热偏向。他提出了媒介环境的三层含义：媒介本身是环境的一部分；媒介会创造新的环境，改变旧的媒介环境，重塑环境；媒介环境具有隐匿性，媒介变迁之际是最容易识别新旧环境的时机。他的媒介进化四元律^[9]成为其的天鹅绝唱，阐释了媒介发展的规律，为预测媒介进化方向提供了指南。

尼尔·波斯曼和沃尔特·翁是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波斯曼在麦克卢汉的启示下创立了媒介环境学派，并一手绘制了学派的理论框架和蓝图，奠定了人文主义的研究视野和关怀。他从一开始关注教育到转入媒介研究最后回归教育，一生践行了人文主义的理念。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成为其技术/媒介思想的集大成。自视为“技术独眼龙”的波斯曼紧盯技术的阴暗面，探析了技术对文化的侵蚀，驳斥了盲目了技术乐观主义。在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思想的影响下，波斯曼提出了媒介即隐喻、媒介的意识形态偏向等观点，并分析了电子媒介对印刷文化和理性思维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他定义了媒介环境学，指明了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衡量新媒介是否人性化的标准和三种平衡理论，践行了生态学的和谐共生、平衡理念。翁对媒介环境学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媒介史研究中。他首创了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的概念，考察了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里思维和表达的心理动因和差异。他的研究为口语文化正了名，肯定了其价值，纠正了今人的偏见，为现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

保罗·莱文森和约书亚·梅罗维茨是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莱文森是媒介环境学派较为多产的学者，其持有技术乐观主义论，自称“人类沙文主义者”。他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麦克卢汉思想的捍卫和阐释，另一方面是自创的媒介理论。莱文森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探析了技术和认识论之间的关系，将媒介研究推向了哲学的层面。他考察了历史上出现了多种传播媒介，分析了其特性，提出了媒介进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和补偿性理论，将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梅罗维茨受麦克卢汉、伊尼斯、戈夫曼等人的影响，将媒介理论和社会交往理论糅合在一起，提出了媒介场景交往论，认为新的媒介会产生新的场景/环境，影响场景中人物的角色，从而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他分析了印刷场景和电子媒介场景中交往行为的差异及印刷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差异，将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推进到了微观的生活层面。

三、媒介环境学的技术思想

技术是媒介环境学的核心关键词之一。通过考察发现，媒介环境学的技术理论源泉主要来自其先驱和奠基人芒福德和艾吕尔的技术哲学思想。随后，媒介环境学者对技术的论述主要集中和夹杂在对媒介技术的研究中。事实上，有时，媒介环境学者会将技术和媒介相互替换，技术是一种媒介，媒介也是一种特殊的技术。媒介环境学派的技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泛技术观。正如在前文所言，泛技术观是媒介环境学的一大特征。从传统意义上的机器技术到口语、印刷词、书面文字等都可以视为技术。媒介环境学者大多持有泛技术观，但是对技术所包含的内容不尽一致。例如，伊尼斯、麦克卢汉、莱文森等人将口语视为技术，但是翁却持相反的意见。

（二）非技术决定论。媒介环境学容易被扣上技术决定论的帽子，事实上，通过考察，媒介环境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将其视为技术决定论的评论认为，其对技术过分强调，将技术视为社会变革或发展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实际上，媒介环境学者对技术的强调都归因于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媒介环境学是研究媒介形式而非媒介内容的学科。

正是为了与媒介内容研究相区别,弥补对媒介形式的忽视,媒介环境学特别将媒介形式置于研究的首位,关注媒介的性质、媒介对人、社会、文化等的影响。在考察众多的学者的著作中,他们都在行文中声明技术并非影响社会变革的完全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还存在着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只是,这些论述所占篇幅较少。那些对媒介环境学是技术决定论的批判没有将这些论述考虑进去,也没有考虑到媒介环境学研究视角和范式的要求,便轻率地将其贴上技术决定论的标签,是有失偏颇的。

(三) 技术的影响。媒介环境学派是从生态学的视角关照技术的影响。人性、和谐、共生是媒介环境学者评判技术影响的考量标准。从芒福德、艾吕尔开始,媒介环境学派考察了技术对人的心理和认知、思维、价值观等微观方面的影响,也考察了技术对社会、文化、环境等宏观层面的影响。同时,在所有的媒介环境学者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对技术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两个方面的分析。对于技术带来的弊端,媒介环境学者们一直大声疾呼,试图唤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他们将技术是否有利于人性的发展视为评判技术好坏的道德标准,这样的考量无不显示出他们强烈的现实关照和人文关怀。

(四) 技术与人的关系。这一主题是媒介环境学最富人文关怀的议题。这一议题涉及技术中性论、技术悲观主义、技术乐观主义等一些列论点。同时,这一主题还隐含着“技术即权力/控制”这一命题。芒福德、艾吕尔、麦克卢汉都论述了技术对人性的压抑和限制,并对技术的非人性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同时,他们也从技术的强大力量中看到了人的主动性,他们或多或少都表示了人主导技术的观点。其中,莱文森甚至公开声称自己是人类沙文主义者,能够绝对控制技术。这一主题后来延伸到了媒介与人的关系这一议题中。

四、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思想

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即对媒介本身的关注。从这一视角出发,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泛媒介观。与媒介环境学持有的泛技术观相联系,泛媒介观也是媒介环境学的特点之一。从窄义上的大众媒介,到口语、字母文字、象形文字、泥版、莎草纸、羊皮纸,再到汽车、住宅、武器等都可以纳入媒介的范畴之中。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就详细分析了近三十种媒介形式。

(二) 媒介的偏向。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并非中性的,而是有独特的偏向。媒介的偏向这一命题是媒介环境学的核心命题之一。这是对媒介性质的研究。伊尼斯认为媒介有时间和空间的偏向,麦克卢汉将其发展为媒介的感官偏向,波斯曼继承了这一命题,指出了媒介的意识形态偏向,莱文森指出了媒介的人性化偏向,梅罗维茨提出了媒介的前区偏向和后区偏向。后来尼斯特罗姆设计了一套理论来概括媒介偏向这一理论: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思想和情感偏向、时间、空间和感知偏向、政治偏向、社会偏向、形而上的偏向、内容的偏向、认识论的偏向。而正是媒介的偏向理论引出了媒介环境学的另一命题,即媒介对人的心理、认识、思维及对社会、文化等产生的影响与媒介的偏向有关。

(三) 媒介即环境。这是媒介环境学的最核心的命题之一,也是其理论架构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媒介环境学的定义是将媒介当做一种环境来研究。这一命题的内涵包括: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单一媒介环境或多重媒介环境、作为媒介的环境。这一核心命题来自艾吕尔的技术环境思想和芒福德的社会生态理论。麦克卢汉首创了这一术语,波斯曼定义和阐释了这一术语并创办了这个学派。随后的学者丰富了这一理论命题。媒介不仅是环境的一部分,还塑造着环境及其中的一切。生存于其中的人依靠环境,也反过来塑造着环境。媒介环境学致力于研究人类生存其中的媒介环境,并力图达成人和环境的平衡。这是媒介环境学的终极目标。

(四) 媒介史研究。媒介史研究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又一核心研究范式。它以技术为维度,将

人类传播史划分为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四个前后相续、重叠的时期。媒介环境学者关注在每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变迁和流变，以及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有学者对单独的媒介技术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如芒福德对印刷术、摄影术等的研究，莱文森对新新媒介的研究，波斯曼对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探究，翁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分析等。也有学者考察了整个媒介史，如伊尼斯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考察了自口语时代到电子媒介时代的媒介与文明的关系，莱文森考察了字母、印刷术、摄影术、电报、电话、电、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出现在历史上的重要传播媒介。这是媒介环境学派独特的媒介历史研究视角。

（五）媒介的影响。对媒介本身的重视不得不关注媒介的影响。伊尼斯考察了媒介对文明的印象。麦克卢汉研究媒介对人的感知、心理和社会的影响。波斯曼研究了电子媒介对童年的影响及对印刷文化的侵蚀。翁探究了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对人的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莱文森分析了媒介对认识的影响以及新新媒介带来的诸多弊端。梅罗维茨则解析了媒介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众多学者对媒介的影响的研究都涉及到了媒介的好处和坏处两个方面。媒介环境学者不仅关注媒介在宏观层面的影响，也关注其在微观层面的影响。媒介环境学试图探究媒介是否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更坏。这一任务的完成正好体现在对媒介影响的分析中。

五、媒介环境学的人文精神内核：平衡、共生、媒介素养教育

人文主义作为媒介环境学的精神内核，不仅被贯彻在媒介环境学者的媒介研究中，还体现在他们思想的生态理念中。“media ecology”这一术语中的“ecology”本身就有生态的意思。媒介环境学吸收了生态学的理念，力求在人和媒介/物质环境之间的平衡和共生。这种平衡、共生的思想都体现在了媒介环境学者的论述中。芒福德和艾吕尔表达了技术和人之间应该保持平衡、和谐共生的理念。伊尼斯认为，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介的偏向决定文化的偏向。他提出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以及与此相关的有时间偏向的文明和有空间偏向的文明。他认为，一种文明要想保持稳定并长久延续下去必须达到时间和空间的平衡。麦克卢汉指出媒介的感官偏向，他认为只有达到感官的平衡，人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健康的人。波斯曼分析了电子媒介文化对印刷文化的侵蚀，他认为作为西方文明的基础的印刷文化应该得到保存，在电子媒介时代应该寻求文化的保存和革新的平衡。翁认为原生口语文化应该受到重视，其与书面文化都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莱文森认为媒介的进化应该向越来越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媒介必须寻找自己在社会环境中的位置，以形成自己的“小生境”达到平衡。梅罗维茨指出，社会角色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不平衡会导致社会场景的融合从而影响角色及其行为。从以上媒介环境学者的思想中看来，平衡和共生是其人文主义关怀的理念体现。

同时，媒介环境学的人文精神还体现在其将本学科视为媒介素养/媒介教育的一种形式。媒介环境学者一致认为，要想避免媒介/技术的消极影响，可以先从了解媒介/技术开始。他们研究了不同媒介的性质、运行机制、影响，解开了媒介的神秘面纱。这一祛魅的过程有利于人们理性认识媒介/技术，从而不受媒介/技术的控制或奴役，避免媒介/技术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们的大声疾呼无非是想唤醒身处媒介内容之中麻木不仁，对媒介环境完全忽视的人们的觉醒。

六、媒介环境学的反思：该往何处？

本研究从技术和媒介两个维度解读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理论，总结出了媒介环境学派在反思阶段应该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整合理论，拓展范式内涵，向媒介哲学推进。

媒介环境学派自生态学生发出灵感，以平衡、共生、和谐的人文主义道德关怀进行媒介技术研究，关注媒介环境的健康发展。这是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范式。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媒介环

境学还未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研究方向也有待拓宽。一种范式能否发展下去关键看其生命力是否旺盛，是否能够衍生或发展出更多的研究视角。在对媒介/技术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媒介环境学还能向前走多远，还能向哪里走？这些问题是当代媒介环境学者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技术哲学是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源泉。其媒介思想自技术哲学处衍生而来。要想理解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思想就必须追溯其源头即技术理论。同理，其媒介思想的发展可以向更广更深的层面拓展，但是绝不能脱离其根源即技术。因此，笔者大胆地预测，媒介环境学派若要迈上新的台阶，达到更高的理论水平，必须将其媒介理论上升到媒介哲学的层面。这就意味着媒介环境学派需要更为审慎和深刻地思考媒介、人、权力、理性之间形而上的关系。只有推进到媒介哲学的高度，媒介环境学派才能将视野拓展得更为广阔。

（二）从技术角度分析媒介内容。

虽然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焦点是媒介技术，但是媒介内容是其研究所不能规避的议题。实际上，媒介环境学派隐含的一个理论命题是：媒介形式决定媒介内容。可惜的是，这一隐含命题并未被深入阐释。媒介环境学派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有一套独特的符号体系，不同的符号系统承载着不同的媒介内容。麦克卢汉著名的看门狗的隐喻将媒介内容比作盗贼吸引看门狗的肉。媒介内容因其显现性而容易被人关注。相反，媒介环境因其隐匿性被人忽视。因此，媒介环境学派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上。笔者认为，形式与内容是难以分割的。既然媒介环境学派指出了媒介形式对内容的规定性，其完全可以从技术角度分析媒介内容的生产、传播。媒介内容往往带有技术的烙印，将形式和内容结合起来可以为媒介内容分析开创新的研究视角。例如，书面文化所具有的权威性是与印刷术相联系的。网络时代，互联网信息呈现的新方式、新特征也是与全新的网络技术分不开的。这一议题是值得媒介环境学派考量的。

（三）深挖“技术/媒介即控制/权力”这一隐含命题。

媒介环境学派的先驱芒福德和艾吕尔的技术哲学思想蕴含着“技术即控制/权力”的命题。这一命题衍生出了“媒介即控制/权力”的理论。笔者认为，媒介环境学派有必要深入阐释这一命题的内涵。因为其将涉及到技术/媒介与政治的关系。纵观人类历史，技术与政治是无法割离的。一种新产生的技术往往被视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因而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在重视技术的今日社会，技术的威力更是前所未有的强大。这意味着谁掌控了技术便掌控了一定的权力。而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因素，是统治阶级最为关心和力图掌握的事物。

伊尼斯考察历史上的帝国和文明发现，每一个时期都会存在媒介技术垄断、知识垄断。巧合的是，掌握媒介技术的阶层往往是统治阶层。更为值得注意的一个现实是，当一种技术不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时，总是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压或限制。古登堡印刷术一开始受到英国政府的压制便是极佳的证明。相反，当技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时，其往往会受到鼓励和推广。不管技术受到的遭遇如何，其是严重受制于政治这一因素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至今，大部分技术依旧由政府掌握和控制。技术代表的强大的控制力巩固着统治阶级的地位和权力。由此可以看出，技术和政治的联姻是永恒的主题。因此，技术/媒介与控制/权力（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也是媒介环境学派无法回避的理论议题，更是其将媒介与政治关系命题推进到哲学层面的一个切入点。

（四）警惕信息烟尘（data smog）：媒介技术发展的消极影响。

前文提到了媒介环境学派对技术/媒介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由于媒介技术研究往往存在滞后性，迄今为止，媒介环境学派对电视之后出现的网络新新媒体并没有进行太多的研究，仅有莱文森的新作《新新媒体》进行了探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迈入信息化时代，媒介环境已发生变化，人类已进入更为复杂的多重媒介环境。但是，媒介环境学者还未对这一变化的媒介环境进行研究。其中，一个逐一显现的问题应该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警惕新媒体技术造成的信息烟尘带来的消极影响。发达的媒介技术已将人们从信息缺乏的时代带到信息冗余的时代。现在，人们可以随意获得信息，但是过多过滥的信息却影响了人们的判断，就像烟尘一样模糊了人们的

视线。人们为处理过多的信息而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有人患上了信息焦虑症，在超载的信息面前慌了手脚，失去了理智。这都是媒介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问题。虽然波斯曼已经预示并描述过这一问题，但并未对其引起重视。实际上，戴维·申克早在上世纪末就在《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中关注和分析了这一问题。他深受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影响，看到了媒介技术的服务效应和负面效应，但是他并未对媒介环境的变化作出分析。而安德鲁·基恩的《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一书被誉为是网络版的“娱乐至死”。他指出了网络媒介带来的全民民主的虚假诱惑对真理、音乐、道德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他对全民狂欢的媒介环境略有提及，却未深入探究。新的媒介技术必然带来新的问题，作为媒介环境变化的敏锐的感知者的媒介环境学者应该及时考察媒介环境的流变，警惕新媒介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并力图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指导人们理性认识媒介技术及环境的变化，为生活在媒介环境中的人们营造更好的环境。

（五）寻找新媒介时代的用武之地。

与时俱进应该是一个学派永生不息的动力所在，对于媒介环境学派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我们处于一个重视技术、技术更新换代间歇短的求新、求变、求快的时代。媒介环境学派应该在新媒介时期寻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发挥自身的专长，为人们认识新媒介技术、新的媒介环境提供参考和指导。

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新的媒介层出不穷。人们在接触这些新的媒介形式时对其并不了解。正如莱文森在《新新媒介》一书中指出，现在的媒介研究还存在着滞后性，即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对电视、广播、早期的互联网等媒介上，而对社交网站、新闻网站、视频网站等新新媒介形式的研究还未形成气候。从这一方面来看，媒介环境学在新世纪其实大有可为。麦克卢汉在论述应对单一媒介延伸使人麻木的问题时，强调了艺术家的重要性。或许，在信息化新纪元，媒介环境学家应该担任艺术家的角色，继续怀着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预知、识别媒介环境的变化，将皇帝的新衣展示在人们面前，使得媒介环境更加健康，身处其中的人们生活得更好。媒介环境学任重而道远！

注释：

- [1] 运用隐喻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一大特色。隐喻的使用在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中滥觞，并由后继的媒介环境学者继承并发扬。媒介环境学派的创立自两个隐喻得到灵感：一个是关于生物学中皮氏培养皿的隐喻，皮氏培养皿被视为一种文化生长于其中的物质媒介。波斯曼认为，将物质替换成技术，便成了媒介环境学的定义——媒介是一种技术，文化存长于其中，它规定一种文化的政治、社会组织、思维习惯的形式。另一个是关于生态学的隐喻。生态学认为自然界中万物皆有联系，存活在一个系统中，各生物和谐共生、保持平衡，整个系统才能良性运转。
- [2] [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 [3] 波斯曼语，http://www.media-ecology.org/media_ecology/index.html
- [4] 尼斯特洛姆语，http://www.media-ecology.org/media_ecology/index.html
- [5] [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1页
- [6] [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 [7] 媒介环境学派从媒介的角度出发，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前后延续、交叠的时期：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
- [8] 波斯曼提出的判断媒介是否有助于人性化进步的标准的四个问题是：一种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应用和发展，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进程的发展，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人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减弱了我们的道义感，提高或减弱了我们向善的能力。Neil Postman.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Volume 1. 2000
- [9] 莱文森将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元律总结为放大、过时、再现、逆转。

参考文献：

- [1] 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2] [美]保罗·莱文森著。《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3] [美]保罗·莱文森著。《莱文森精粹》[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4]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5]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 [6] [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7] [英]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著。《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8]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 斯蒂芬妮·麦克卢汉、戴维·斯坦斯编, 《麦克卢汉如是说: 理解我》[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 [9]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 《麦克卢汉精粹》[M], 何道宽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 [10] [加]菲利普·马尔尚著, 《麦克卢汉: 媒介及信使》[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 [11] [加]梅蒂·莫利纳罗、科琳·麦克卢汉、威廉·托伊编, 《麦克卢汉书简》[M], 何道宽、仲冬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 [12]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 肖志军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 [13] [加]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编, 《传播的历史: 技术、文化与社会》[M], 董璐、何道宽、王树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 [14]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 《传播的偏向》[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 [15]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 《帝国与传播》[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 [16] [美]詹姆斯·奥康纳著,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唐正东、臧佩洪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 [17] [美]卡尔·米切姆著, 《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 陈凡、朱春艳等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 [18] [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著,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 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M], 何道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 [19]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 《公众舆论》[M], 阎克文、江红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年版
- [20]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 《技术与文明》[M], 陈允明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年版
- [21] [美]尼尔·波兹曼著, 《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 [22] [美]尼尔·波兹曼著, 《技术垄断: 文化向技术投降》[M], 何道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 [23] [英]大卫·帕金翰著, 《童年之死: 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M], 张建中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年版
- [24] [美]保罗·莱文森著, 《新新媒介》[M], 何道宽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 [25] [美]保罗·莱文森著, 《手机: 挡不住的呼唤》[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 [26] [美]沃尔特·翁著, 《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 词语的技术化》[M], 何道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 [27] [美]保罗·莱文森著, 《真实空间》[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 [28] [美]保罗·莱文森著, 《软边缘: 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M], 熊澄宇等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 [29] [美]保罗·莱文森著, 《数字麦克卢汉: 信息化与新纪元指南》[M], 何道宽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
- [30] [美]詹姆斯·W·凯瑞著,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 丁未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年版
- [31] [美]戴维·申克著, 《信息烟尘: 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M], 黄铭坚、朱付元、何芷江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 [32] [美]安德鲁·基恩著, 《网民的狂欢: 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M], 丁德良译, 海口: 南海出版社, 2010年版
- [33]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http://sciencepolicy.colorado.edu/students/envs_5110/tecnics_and_civilization.pdf
- [34] Lewis Mumford, *Science as Technology*
- [35] Adam Parcher,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Vol.1, <http://www.cs.ucdavis.edu/~rogaway/classes/188/spring04/projects/14.pdf>
- [36] Lewis Mumford,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Technics*, http://sciencepolicy.colorado.edu/students/envs_5110/tecnics_and_civilization.pdf
- [37] Joshua Meyrowitz, *Morphing McLuhan: Medium Theory for a New Millennium*, 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Volume2, 2001
- [38] Derrick de Kerckhove, McLuhan and the “Toronto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http://www.cjc-online.ca/index.php/journal/article/viewFile/533/439>
- [39] Neil Postman,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Volume1, 2000
- [40] Paul Levinson, *McLuhan and Media Ec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Volume1, 2000
- [41] Vincent Casregola,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voice: Walter Ong and the “Embodiment” of Discourse*, 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Volume10, 2009
- [42] Paul Levinson, *Toy, Mirror, and Art: The Metamorphosis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
- [43] Sara Van den Berg, *The Living legacy of Walter J. Ong, S. J. at Sanit Louis University*, 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Volume6, 2005
- [44] Paul ASoukup, *Looking is not enough. Reflections on Walter J. Ong and Media Ec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Volume6, 2005
- [45] Jacques Ellul, *Mirror of These Ten Years*, <http://www.jesusradicals.com/wp-content/uploads/mirror-of-these-ten-years.pdf>
- [46] Jacques Ellul, *Search for an image*, <http://www.jesusradicals.com/wp-content/uploads/search-for-an-image.pdf>
- [47] Jacques Ellul, *Symbolic func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http://www.jesusradicals.com/wp-content/uploads/symbolic-function-technology-and-society.pdf>
- [48] Jacques Ellul, *The Autonomy of the Technological Phenomenon*, <http://www.nyu.edu/projects/nissenbaum/papers/autonomy.pdf>
- [49]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A Dialogue*, [http://virtualfreeu.com/NewStudy/StudentCommons/p`j~/PlasticFantastic\\_v\\_Down2Earth/Ellul1967.pdf](http://virtualfreeu.com/NewStudy/StudentCommons/p`j~/PlasticFantastic_v_Down2Earth/Ellul1967.pdf)
- [50] Jacques Ellul, *The search for ethics in a technicist society*, <http://www.jesusradicals.com/wp-content/uploads/the-search-for-ethics-in-a-technicist-society.pdf>
- [51] Jacques Ellul, *The Power of Technique and the Ethics of Non-Power*, http://www.barcelona.degrowth.org/uploads/media/Ellul_Technique_and_Ethics.pdf
- [52] Lance Strate, *Cycles*, In *Medias Res* Vol.5, No.1
- [53] Lance Strate, *Cycles II*, In *Medias Res* Vol.5, No.2
- [54] Neil Postman, *Five things we need to know about technological change*, <http://www.cs.ucdavis.edu/~rogaway/classes/188/materials/postman.pdf>